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萬

謄錄監生臣莫與儔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十六

宋 釋普濟 撰

青原下十世下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業漁母夢星  
殞於屋乃孕及產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  
師不忍私投江中父怒答之師恬然長遊京師依景德寺

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覺曰汝行腳費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



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座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卧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

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饑人之食令他永絕饑渴遇賤即貴

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  
亦不奪饑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饑人之食  
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  
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  
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闊幾  
箇迷逢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  
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  
截鶴夷獄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

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上  
堂觸髅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  
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  
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  
收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  
道塵塵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  
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上堂夜來寒霜  
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

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  
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  
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  
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  
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  
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  
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

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  
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  
試為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峯頭君自看上  
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鷄足  
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  
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  
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罽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  
箇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

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  
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  
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  
寢推枕而寢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  
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  
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  
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



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

時稱道者

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

袈裟裏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

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

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

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

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目處憑君

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擲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於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

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襪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者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荆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人也僧問祖刹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

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  
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  
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  
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  
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  
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  
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船舶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  
孔

北禪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統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  
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譚閻闔漢若論衲僧門下  
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  
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  
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  
謂人曰此後學行腳樣子也參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  
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



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  
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  
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  
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  
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  
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  
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鷄  
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睽

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澣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

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  
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  
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  
人汝等正是鈴鐺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眨  
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  
嘯一聲煙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  
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覲面相呈我便藏  
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

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来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

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  
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鷄誰捉去石女無端遭  
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為  
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  
石鞏彎弓木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  
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  
截海颶塵橫山簸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  
無邊刹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

夜雪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堂間來祇麼坐拍  
手誰賔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  
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容上堂  
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  
爐打座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  
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勲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  
能一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拏雲  
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

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刹路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  
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  
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鈍鐵尤多良  
醫之門病者愈甚瘡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錘法昌  
這裏有幾箇塚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  
若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  
打麴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鏡在甚麼

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桶碌甑也不識師與  
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曰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  
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  
戶寒座曰大眾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  
能消萬劫饑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辦師曰無慚愧漢  
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  
點檢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  
祇要蛇驚師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



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個泥牛關入海所以住此  
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  
人或問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  
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鑿不及拖犁師曰還曾  
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鰕跳不  
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見  
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  
往來為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

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聳  
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  
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  
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  
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番漢同風紐半破  
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  
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為

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  
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  
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  
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  
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

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為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

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  
何師曰閉口深藏舌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駟馬  
難追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  
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鰕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  
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推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  
來禪客出衆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  
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  
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為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

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涇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茱萸空中竹櫪倒却迦葉門前刹竿直下更云不會算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

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  
借山僧四大為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  
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  
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  
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堪玉帶圍鈍  
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  
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  
與佯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  
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  
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  
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  
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說假佛  
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入半合半  
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  
力士何故揜起拳良久曰參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



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  
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書橫肩上渡水穿  
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為要  
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  
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  
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  
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  
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

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牆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暹和尚道寒寒地爐火暖間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眾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懡㦬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

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  
是無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  
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  
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胃鶴顛崖上沖天味米民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  
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  
良久曰高著眼

欽山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  
喫粥喫飯

青原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  
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  
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

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  
閏曰為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  
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  
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為甚麼却在蔣  
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  
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

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覩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眾還

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  
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  
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  
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鳴處師因雪下  
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  
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  
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

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  
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  
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  
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峯高到這裏  
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  
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  
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



箇指頭八箇罅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  
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  
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  
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  
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峯無宿客曰不恁  
麼來底人師還接否曰灘峻不留船曰恁麼不恁麼則  
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

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攝取良久召大衆曰劍去遠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  
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  
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大為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  
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  
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

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  
河水出崑崙崑崙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  
草問隻履西歸當為何事師曰為緣生處樂不是厭他  
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  
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  
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  
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  
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

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  
髑髏須彌山拶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向這裏會  
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  
顛預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  
何比況采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  
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偕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  
下座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  
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門長  
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法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  
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  
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  
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  
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  
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  
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  
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九峯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  
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辨之  
為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參九峯峯見  
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劄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  
後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  
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  
皆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舉唱且道還有祖師

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  
拄杖下座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為德士雖主法聚議無  
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諳進上覽謂近臣曰法  
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  
就賜冠珮壇誥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為佞諛明年秋  
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桦皮冠  
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眾曰蘭  
芳春谷蒨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



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  
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  
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  
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  
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為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  
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  
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  
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鷗畫虎不成

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為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

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  
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撼  
一撼僧拍掌師曰一任踣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  
郎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堂召大  
衆衆舉頭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  
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

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  
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  
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  
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  
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  
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  
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  
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

偕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  
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  
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  
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  
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  
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  
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  
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

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  
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  
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  
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  
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  
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  
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  
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

地未審中間是恁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  
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  
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  
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  
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臺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  
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  
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  
騰波須彌岌岌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

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  
下座上堂看看燦燦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  
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  
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  
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  
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  
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  
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



師全身塔于蘇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肄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為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

華嚴曰華嚴以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  
宗師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臺釐有  
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  
慈情未生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  
懷曰汝真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  
詔居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說  
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  
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茶牛妳曰謝師答話師曰你

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  
芽未審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  
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  
你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  
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  
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有甚麼  
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

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  
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碗茶湯  
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  
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  
道士倒騎牛參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  
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  
也不識莫怪相瞞參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覩  
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哂

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為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沖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

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  
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  
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閑來石  
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眄  
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築著磕著因甚  
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  
珍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

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  
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  
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  
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  
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堂召衆曰江山  
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  
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  
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衆曰這箇為甚

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  
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釘紫鐵舌底衲僧試為山僧  
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  
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  
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為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  
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  
却不曾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



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  
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  
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甚麼龍女現十  
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  
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  
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  
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  
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勢俊鵲

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  
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裡金鉞幸  
遇太平挂向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  
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胸曰蒼天蒼天復  
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  
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蘿  
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為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  
師曰水聲轉鳴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  
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  
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晏坐古室忽聞空  
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  
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參玄至天衣法席遇  
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  
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  
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

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  
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  
話為是世法為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  
得唱一唱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  
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吐  
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  
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鷄足峰前是甚麼間事  
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

緇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煙  
燄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師文公彥博以上賜白琉璃瓶  
貯之藉以錦褥躬塋於塔居士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  
利別叙浮圖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開眼覩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  
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  
等量大洋海裏汎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

頭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  
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  
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  
威寧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唱師曰莫更有在  
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拆東  
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宴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  
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

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為衆竭力珍重上堂  
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噐噐眊眊眊拊掌呵呵大笑曰  
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  
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  
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  
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沖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初開堂日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褒禪一  
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  
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為人師曰千鈞之弩  
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  
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  
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  
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為甚麼如此師曰  
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



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為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栢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為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

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為君長懊惱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狀  
豈免頻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  
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  
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  
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裡藏身稍寬  
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盡行

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  
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  
布裙繫峭草鞋參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  
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則東  
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遶天且問  
諸人把定即是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  
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拳參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甚麼天高

地闢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  
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  
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  
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覲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  
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為諸人若向衲僧面前  
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

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平常道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為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  
寒木自為隣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為  
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  
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麼則  
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  
專為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  
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

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為你東西不辯南



北不分曰將謂鬚鬚赤更有赤鬚鬚師曰蘇噓蘇噓問  
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殺人  
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  
畫一畫百雜碎南瞻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  
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  
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鎔錙佛尚不存  
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

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九年空面壁懨懨又西歸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  
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  
麼人得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為羣生和尚出  
世當為何人師曰不為闍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  
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

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  
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  
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  
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  
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平常一句  
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

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  
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麼久立上堂  
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  
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堂清  
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  
以拂擊禪牀下座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

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

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  
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  
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  
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  
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祇恁麼  
休去又乃眼不見為淨不免出一隻手狼籍去也臨濟  
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

笑殺當年老古錘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為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  
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鷄  
一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  
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間工夫更說無生話書  
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  
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  
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



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  
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侖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  
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  
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

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  
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椽上堂禾山  
普化忽顛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  
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  
月明何處去廣寒宮殿白銀牀咄上堂八萬四千深法  
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為蜈蚣太多  
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背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  
泥揚眉瞬目籠中鷄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

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  
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闕日以為常鄉民  
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  
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  
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  
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  
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眾曰還識  
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鹹淡  
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為山僧懺悔底麼良  
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峯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  
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為甚麼教中却道如

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  
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薦頭  
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  
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搖脣行則  
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

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  
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  
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  
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疎雨  
滴梧桐叅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  
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  
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

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蓋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呌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真機去也顧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

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  
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  
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  
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  
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



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敲破  
不敲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噉  
噉噉噉唎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為甚麼  
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為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  
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墮樊噲踏開真主  
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參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  
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桿子一邊青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

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沖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維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

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  
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門波羅提尊者何者是  
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  
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  
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  
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  
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  
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

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揚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

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輟毬舞笏或

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  
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  
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  
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  
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  
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  
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  
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

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青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影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



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閒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倡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倡曰仕也邦為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

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激水路孤月照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  
琪父溫皆官於潁遂為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  
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  
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毘尼東遊至姑蘇禮圓  
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  
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巖久

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  
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  
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  
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  
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  
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  
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  
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

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畱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拄杖下座

鎮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大眾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

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覩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為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事

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即是師曰黑底是墨黃  
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  
堂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  
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堂問取  
聖僧參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  
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真禪師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

句中玄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  
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  
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  
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  
為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  
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  
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  
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

良久曰日月易流

舒州投子修顯證悟禪師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峯頂誰能指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番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



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羣  
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  
不得被人喚作壁觀番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  
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躡丘參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晝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西來  
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上堂豎起拳曰或時為拳復  
開曰或時為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

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  
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參  
上堂山僧今日畧通一線不用狐疑夢中有麵上堂  
拈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  
悔則為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  
華經參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  
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饑餐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  
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

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靈曜寺

音

辯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

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三  
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師曰鉢  
盂口向天曰三十年来闕楔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  
那箇是山僧闕楔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  
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  
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闕釘家風抑揚

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慕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麼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

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  
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  
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麼已被熱謾了也  
今早起來無害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  
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  
有甚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  
泥拍禪牀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  
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吐

泗州普照寺處輝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  
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  
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誚師曰款出  
囚口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

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何如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

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  
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月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  
衆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  
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月  
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  
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  
分明生來條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



禪牀下座

溫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  
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寺訥禪師

圓照上足  
時稱訥叔

僧問如何是古今常

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  
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  
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  
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  
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為導首師  
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  
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  
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  
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眾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為  
恰似牽牛上壁大眾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

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  
拈拄杖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  
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  
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  
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卧時卧著坐時坐著祇  
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游  
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

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  
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游魚忘却水為性命何得自  
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  
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  
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為初  
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  
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

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即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  
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  
訣別無可說直饒釘嘴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  
天機泄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  
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  
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谿路上月  
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

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麼處  
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堂即性之相一  
亘晴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  
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剎境齊彰且  
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  
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

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  
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  
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為宗匠隨處提  
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  
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恥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  
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

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  
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  
荆岫寒光動劒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  
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  
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為對大地山河廓然粉  
碎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邊



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為保命術  
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  
佛參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若  
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  
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  
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為氣者乃道之漓適於變者為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槌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

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長蘆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真州長蘆宗頤慈覺禪師洺州孫氏子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

口瘡上堂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  
鑽荆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  
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  
天台北五臺參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  
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  
句良久曰焦執打著連底凍參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  
曰鼻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曾師曰耳朵裡打鼓問如何  
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曰恁麼則

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  
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  
未出荆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峯窠裏上  
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  
裏試為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  
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  
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鉤喝一喝下座

佛日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割不入曰祇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會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颭颭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

葫蘆參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  
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牀立  
參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  
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  
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茆鎌子曲彎彎參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滄州田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為甚麼不道師

曰道是閒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  
寒抖擻精神着力看着力看看去轉顙預要得  
不顙預看參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靈利  
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作甚麼打香  
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參上堂看看堂裏  
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擱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擱露  
柱呵呵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正拈拄  
杖曰来来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座歲旦上堂



憶昔山居絕糧有頌舉似大衆饑食松栢葉渴飲澗中  
泉看罷青青竹和衣自在眠大衆更有山懷為君說今  
年年是去年年上堂此劍刃上事須劍刃上漢始得有  
般名利之徒為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  
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悞衆  
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  
麼死急來為釋子喝曰聵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  
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參師凡

見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花有僧曰翳消花滅時如  
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為甚麼拱手  
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  
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  
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  
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

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  
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  
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  
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

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會去也是鬼弄精魂  
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  
花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尙  
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為流通也師  
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  
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

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  
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  
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  
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  
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

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白難同  
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上堂出門見  
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  
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  
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  
何故耐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為祖師出氣底麼  
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

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  
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  
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真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  
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  
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  
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槌  
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

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  
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番僧數不足泥牛入  
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  
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雪峯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  
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  
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  
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為我傳語雪峯



和尚吐上堂布大教網攬人天魚護聖不似老子拖泥帶水祇是見兒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棒

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趯散上堂眼睫  
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  
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  
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懨懨別峯相  
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  
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  
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

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  
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  
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  
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唱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  
草鞋絕學無為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  
毫皆成滲漏可中為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  
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  
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為甚麼敲不破師曰祇為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為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龔著直是無香氣薦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榔栗條莫向南山尋鼈鼻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

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麤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  
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參上堂若論  
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  
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  
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  
是何言歟

潭州雲峯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  
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

衆古人見處如日揮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  
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  
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  
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游戲去刀山劍樹劈  
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  
兒輓繡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  
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  
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

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  
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  
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荆棘林內翻身雪刃叢  
中遊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  
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  
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  
旨如何師曰驢馳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

西天暮歸唐王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研郎當僧退師  
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馳  
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  
大人被語脈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  
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  
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  
師曰筠表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  
師曰束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言



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啟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

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  
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  
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  
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  
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  
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  
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  
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堂葛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忘想便下座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

喝一喝曰冤有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  
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  
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  
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  
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

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金山寧禪師法嗣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挨鼈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措不教容易看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  
鎌子曲如鉤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  
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  
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為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  
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来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

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閒又閒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投子顥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



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為甚麼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

鄧州香嚴智月海印禪師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時千花萬花拆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聖紹續祖燈祇如祖

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鑿鑿即處鋪金  
世界中池長菱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真宗恁麼說話  
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山僧拽下禪牀痛  
打一頓許卽是箇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  
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却須倒喫  
香嚴手中鑊柄莫言不道上堂吾家寶藏不慳惜覲面  
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荆山  
美玉奚為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

鼻孔長三尺吐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  
力進此道聞顥禪師主授子法席冠淮南往質所疑會  
顥為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  
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顥見即曰相公已入來  
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  
曰一見顥公悟入深黃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  
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顥師號顥上堂謝語有曰

彼一期之誤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  
欲向榮卧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  
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  
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  
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  
夢即且止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

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  
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祇如  
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  
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  
流相去幾何南山虎齧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大過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淨因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脩鯨巨鼇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釣齧鉞底麼若

無山僧卷起絲綸拘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乾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  
泥牛皆跼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  
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  
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

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察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為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為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其實



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  
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閒舉著便諸訛夜來一陣  
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  
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  
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  
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瘞子喫蜜曰  
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  
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

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姦也師曰汝有一念  
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闍黎上堂古  
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  
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  
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廝  
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  
好骨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  
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

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平江府萬壽如瑣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

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  
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  
筇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  
歡樂不肯學無為叙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  
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  
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  
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

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臨安府徑山智納妙空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  
二不動絲毫十方遊戲子湖犬子雖獍爭似南山鼉鼻  
遂高聲曰大衆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  
水浸不爛等閒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  
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  
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吐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  
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  
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  
衆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  
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間和尚卓拄

杖下座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  
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  
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  
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  
知不覺驀頭雖覲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鷗鷺守空池舉  
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時作麼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唱



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間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為極森羅萬象以空為極四聖六凡以佛為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為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為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門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  
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捩轉鼻孔捺下  
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  
油雪峯依舊輓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  
幽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

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劈面望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  
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巖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  
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元豐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不  
重已靈時如何師曰款出囚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

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  
片瓦子辭衆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  
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遣迷求  
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  
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  
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狀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  
知歸豐一日謂日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

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  
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米薇歌又笑從教  
人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未合有責情三  
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  
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  
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躑躅端居則寶座

魏峩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  
羅致今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  
劫劫波波未肯歸家隱坐鼓脣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  
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  
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  
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  
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

隆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  
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倒乃擲拄  
杖下座

福州雪峰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  
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  
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



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  
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  
皎潔乃唱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  
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  
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  
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吳氏僧問  
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  
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  
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  
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  
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問如何是諸  
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  
拋輓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

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芥籬  
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  
翻藥鈔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  
咄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  
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  
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  
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  
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

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為甚  
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  
百疋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玄之士觸  
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為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  
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舍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  
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  
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  
牛滿道途倚遍欄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閑祇聞夜雨滴  
芭蕉

香巖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巖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  
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  
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

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剥剥剥裏面有蟲  
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  
聽山僧剥剥剥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問飛來山  
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  
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起  
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

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  
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為甚麼不  
知有十分知有底為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請訛在甚  
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  
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玄沙傍不  
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

金剛經卷第十六  
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  
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  
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  
不信等閒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  
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曰貫花千偈雖殊品



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  
下雅為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  
把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歲  
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  
遼天誰管多年歷日大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  
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平生  
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說說將佛祖言  
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般漏子  
上著倒有僧問既不向這般漏子上著倒未審如何保  
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鑊餅既無  
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

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壑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嶧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  
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  
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苕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  
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  
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

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  
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  
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  
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  
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  
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

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  
師子瞠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  
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  
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  
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為甚如  
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  
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  
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青原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温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生龍鳳生  
鳳老鼠養兒公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

關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  
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  
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  
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  
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  
兩行

五燈會元卷十六